

## 青未了

## 人文 齐鲁

6月初的一个周末,全省报纸副刊编辑一行三四十人,响应新闻战线“走转改”的号召,走进了沂山的大山深处。

## ■行走齐鲁

沂山的每一片绿色  
都凝聚着护林员的汗水

□曲鹏

据介绍,位于临朐县城南50公里处的沂山,是国家级森林公园,现已开发为国家4A级风景区,沂山林场是潍坊市最大的林场,总面积3.5万余亩,其森林覆盖率高达98.6%。行走于沂山之中,满目都是生机盎然的绿色,空气清新,流水潺潺,仿佛置身人间仙境,让人流连忘返。接待我们的沂山风景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孝友边走边介绍沂山的风景,当说到沂山的护林工作时,他说:“护林员的生活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有的在山上呆二三十年,甚至一辈子,天天守着这片林场,不仅工作辛苦劳累,精神上还要忍受寂寞孤独的考验……”

在沂山最高峰——玉皇顶,我们见到了几位护林员。促膝而谈,让大家更具体地了解了沂山深处护林员的故事——

冯益军,一位60后男子汉,1996年秋天从部队转业后来到国有沂山林场,担任玉皇顶瞭望哨主任至今。近20

年的林场工作,他多次被林场授予“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他说:“记得很清楚,我是1996年11月来到这玉皇顶的。那年头,接到上山的通知,就像接到部队命令一样,二话没说扛起铺盖卷就上了玉皇顶,没想到一住就是十几年。”

他黝黑的脸庞,爽朗的笑声,豪放的性格,是这大山长年累月风霜雨雪的赐予。十多年来,他对工作一丝不苟,全场20个林班的方位他了如指掌,对周边村庄的林地与林场的界限都记得清清楚楚。十多年来,不管是风雪严寒,还是炎热酷暑,在玉皇顶总能看到他巡逻瞭望的身影。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之多,遇到大风天气,每天晚上都要夜查巡视多次。

玉皇顶上没有水,多年来他一直是步行到三公里外挑水吃,遇到大雪封山,只能用盆子化雪水生活。2000年冬春雪雨稀少,防火任务十分严峻,他一连八十多天没有下山,脸晒黑了,还一层层往下脱皮,当

中有急事打电话让他回家时,儿子竟认不出他,把他关在门外不让进家门。他说:“当时他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什么滋味……”

在沂山,我们还见到了一位叫魏富宝的护林员,他刚来沂山时只有20岁,正是爱热闹喜刺激的年龄。但是沂山每年十月到次年四月一直处于封山状态,20岁的魏富宝也无奈地被“封在山里”。陪同我们的张孝友说,“大雪封山时常会挨饿的”,更难挨的是孤独。作为负责人,张孝友每次去看护林员时,都是“一串脚印走进去,一串脚印走出来”。

护林员的生活设施也很简陋,张孝友有一次去看魏富宝,发现两台电视机都开着。因为一台出影不出声,另一台出声不出影,魏富宝就用互补法,享受这令人寂寞的娱乐时间。但因为山里信号不好,即便这样也难以看到一个完整的电视节目。

但魏富宝却告诉我们,沂山顶上有的护林员连这样的电视也看不上,因为那里还没

## 沂山秀色

## ■饮饌琐忆

## 大明湖的蒲菜

□张稚庐



蒲菜

“十步回廊三面湖,湖东种藕西栽蒲。采莲艇子无人弄,斜系弯弯柳一株”。这是辛亥革命老人夏莲居的诗《明湖片影》中的一首。且不说昔年大明湖里的莲藕,单是湖里产的蒲菜,就驰名海内。

据旧籍所载,天下蒲菜之美,莫过于淮安的天后宫与济南的大明湖。蒲菜大都水泽野生,作为蔬菜吃的地方却不多,只因大明湖里的蒲菜非同一般,人工竞相种植,被视为珍蔬。

春天来了,碧波荡漾的湖水里,种着一片郁郁葱葱的蒲子,举目一望翠绿欲滴。旧时,每当农历四五月,蒲子长大了,这时将根株齐根截取,剪去其上部绿叶,只留下像葱白部分那长长一段,小贩卖时齐齐地捆成一扎。烹调前,逐株剥去外层老叶,如同剥茭白一样,只取中间的嫩芽食用。割下蒲菜后,水里还有一段匍匐的粗茎以及泥中的块根,济南人分别称之为“老牛筋”、“面疙瘩”,可食。味清淡而面,虽不为人所重,儿童们却喜食。旧有童谣云:“老牛筋、面疙瘩,谁不吃疥达煞。”“疥达煞”乃济南之土语,谓患疥疮欲死(当年济南贫民中最常见的一种皮肤病)。此童谣无深意,仅趁韵而已。我小学时,有一同学,家住湖畔思敏街。他年年暑假都拎着篮子,在北城一带卖老牛筋、面疙瘩,一天可挣两三毛钱。清人王磐《野菜谱》中曾录有一首凄楚动人的儿歌:“蒲儿根,生水曲,年年砍蒲千万束,水乡人家衣食足。今年水深淹绝蒲,食尽蒲根生意无。”盖饥荒年景,老牛筋、面疙瘩不知救活了多少人。

至于蒲叶,用途殊多,嘉惠黎民。可编成蒲包、蒲篓、蒲扇、蒲鞋。我也见过湖边的寒门小户,每当西风吹来,秋气渐紧时,便挂起厚厚的蒲帘挡寒……

蒲子的精华是蒲菜。中国吃蒲菜至少有三千年了,《诗经》中已有记载。可是奇怪得很,到了宋代,就很少有人再吃它。宋苏颂《图经本草》云:“蒲,今人罕有食者。”别说宋代,就是现在有些人也不知此为何物。我每年在菜市上买几次蒲菜,总有人问:“这是什么东西?怎么吃?”这也难怪,除了济南,外地馆子从把蒲菜入馔,遑论家厨?

民国年间出版的《济南快览》曰:“大明湖之蒲菜,其形似茭,其味似笋,遍植湖中,为北数省植物菜类之珍品。”1934年8月,郁达夫曾来济南,某日游了大明湖,他说:“湖景并不觉得什么美丽,只有蒲菜、莲藕的味道,的确还鲜。也无怪乎居民竞相侵占,要把大明湖改作大明村了……”1937年老舍在《大明湖之春》中写道:“湖景若无可观,湖中出产可是名贵的呀!懂得什么叫做美的人或者不如懂得什么好吃的人多吧,游过苏州的往往只记得此地的点心,逛过西湖的人提起来便念叨那里的龙井茶、藕粉与莼菜什么的,吃到肚子里的也许比一过眼的美景更容易记住,那么大明湖的蒲菜、茭白、白花藕,还真许是它驰名天下的重要原因呢?不论怎么说吧,这些东西既都是水产,多少总带着些南国风味。”

大明湖的蒲菜其色白,却非雪白,而是柔和的象牙白,既悦目又雅致;它脆,近乎酥,有纤维却嫩得无渣滓,嚼来爽而无骨;其味淡,有如无味,可又有那么一股若有若无的蒲香,仿佛隐含着清凉的湖水气,惜乎这珍蔬在湖里已绝迹四十余年。我有时漫步湖边,望着荡荡湖水,似乎眼前又现出昔年的旧影:丛丛绿蒲,浓郁葱茏,含烟惹雾,微风拂过,一片萧萧……

如今夏天的早市上偶有卖蒲菜的,多产于郊外的浅水滩中,味道稍逊。蒲菜有几种吃法,大都掺以猪肉调馅,做蒸包。当年,后宰门街的同元楼卖的蒲菜猪肉灌汤包远近有名。若将刚出笼的热包子包到鲜荷叶里,带回家去,一解开包,顿时荷香蒲香扑鼻而来,独具隽馨之风味。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奶汤蒲菜”。本来奶汤是历下菜肴中的精华,所谓“济南的汤,赛过马连良的腔”,色白如乳,浓而不腻。用上它已先声夺人,再加上蒲菜段,妙在奶汤与蒲菜别出一股清香,不禁让人想起淡淡的晨雾笼罩在湖面上,一叶小舟,涟漪粼粼,仿佛置身莲塘菖蒲之间。论其格调,信是无上“逸品”,更像一首轻灵的小诗。

## 麦熟时节的记忆

麦子黄了。在变换的季节中,我感受最深的是麦熟时节。

□徐兴洲

儿时的麦熟时节,苦累的记忆中充盈着欢乐。共和国的童年贫困而又富有朝气。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麦熟时节,正是家乡“青黄不接”的后期,一般人家除了留播的种子外,粮囤告罄。人们一遍遍看着那逐渐由绿变黄的麦田,心里充满了喜悦与希冀,那是再紧一下裤腰带的物质依靠和精神寄托。这时候如果有哪位老者或者病人经不住“最后的考验”逝去,村里人都会惋惜地说:“再撑几天就吃到新麦了。”

麦熟时节是家乡的盛大节日,刚刚过了自家土地的乡亲们,用庄重的仪式去迎接它。男爷们忙着修理或添置麦收夏种所需要的一应农具,用碌碡一遍遍反复地把晒打小麦的场地轧平实。妇女们相约到集市选购自己喜欢穿的席垫子(一种草帽);走到自家麦田,搓一把麦穗,待发现麦粒青里透黄不软不硬时,便剪下一些,搓去麦糠,碾扁或磨浆,烧一锅稀饭,给孩子们解馋,给大人壮力。粗粮糠菜,乍尝新麦,如玉液琼浆,至今想起,犹啞嘴留香。

家乡收麦叫薅麦,走出战火的沂蒙山区还很穷,为了屋上(麦秸作为苫草)和灶下(麦根

作为薪柴),收麦需要连根拔起,这就增加了劳动的强度和麦收的时间。麦熟一响,龙口夺粮,男女老少齐上阵,黎明即起,摸黑收工。暑风烈日,足蒸背灼,薅一把麦在抬起的腿上摔砸两下,去掉根上的泥土,一天下来,脚沉手肿,灰头土脸,脖子和手臂被麦芒刺得红肿,又痒又痛。虽然劳累,但这几天的伙食是最好的,各家户罄其所有,送到麦地里的饭菜,多是多不掺糠菜的煎饼和平时很难吃到的腌了很久打流流黄油的鸡蛋、鸭蛋,煎得黄灿灿的咸鱼。一家人围坐在地头树荫下,一边享受美味,一边合计着下步的农活。

收好的麦子用木轮车运到打麦场,铡去麦根,铺匀晒透。晒好后在架起的木板上把一把把麦反复摔打,满足和喜悦化为轻快的节奏,起落银光闪闪,摔下金花四溅。一天下来,臂疼腰酸,满身糠土,傍晚收工,跳进村边的大河,满身的汗垢和疲劳就会随着温柔、清澈的河水而去。

夜晚看护麦场,邻场的看护人聚在一起,躺在散发着新麦特有芳香的麦垛旁,聊着天南海北,唠着家长里短,听着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家乡风俗,

新麦上场第一天要放鞭炮庆祝),“一家、两家、三家……”,数着数着,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打完第一场麦子,照例要烙一次“光麦子煎饼”,用以孝敬老人,犒赏正在鏖战中的劳力。这是全年第一次,也许是唯一的一次烙纯麦煎饼。每到这时,饱经风霜的老人们都满足地说:“尝了鲜,死不冤”,他们生命中又增加了一个厚实的年轮。

待到粮草归家,夏种结束,是全村庆丰收的日子。先是村里要杀一头猪敬天,感谢上苍赐予的风调雨顺;而后是“上新麦坟”,以丰收的成果孝敬告慰先人,以祈给子孙带来福祉。在人们的忙碌中,杏行里的杏也悄悄地黄了,于是磨面蒸馍馍,一篮馍馍一篮杏,忙里偷闲走亲戚。节俭的乡亲,收到亲戚的馍馍多是不舍得自家吃,第二天再拎着走亲戚,一篮馍馍转来转去,直到开裂。

参加工作后,所在单位每年都组织机关工作人员支援“三夏”。尽管我们很努力,割麦的进度、质量还是参差不齐,往往影响社员们的工作效率。再以后随着农田耕作机械

的广泛推行,我们失去了支援的必要性。

最近十几年,机关不再组织下乡割麦,我对麦熟时节的感受也淡漠了。去年初夏的一天,我接到一个农村朋友的电话,告诉我他们村的麦收开镰了,请我去看一看,帮个忙。我配好过去参加麦收的“三大件”镰刀、草帽、毛巾赶往他家。到了他家落座、端茶、递烟、寒暄,一点也没有忙夏的气氛。他嘱我少安勿躁,就到村口安排收割机去了。一会儿回来,带了几盒烟,端着茶壶,拉我到他的麦地。收割机很快开过来了,机手划量了地块后便开始收麦。朋友一会儿跟机查看一下和机手说几句话,一会儿跑回地头陪我吸烟。不到一响,几亩小麦收完。我抬头远望,几台收割机还在作业,原来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成了一片茬子地。朋友用农用汽车拉着装满小麦的袋子,带我回家吃饭,他夫人已做好了几个菜,摆好了酒杯。吃饭间他告诉我,播种以后再喷一遍除草剂,就可到城里打工去了。这哪里是三夏大忙!没有了记忆中麦熟时节的苦乐,也缺少了那时的韵味风情,感叹中对以往的麦收有着淡淡的怀念,或许直到现在才有心情品味这个金色的时节。

